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抗与对话——重大国际会议和事件见闻/欧洋、晓闻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高秋福主编)

ISBN 7-5011-4275-0

I. 对… II. ①欧… ②晓…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国际会议③国际关系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868 号

对抗与对话

——重大国际会议和事件见闻·

主编 欧洋 晓闻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插页 2 张 308,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275-0/G·1572 定价：23.00 元

目 录 ❖

序.....	郭超人	1
和平协商终成佳局		
朝鲜停战谈判的前前后后.....	徐 熊	1
中国走上世界舞台		
1954 年日内瓦会议追记	杨 翊	22
从中稼会议到越南停战		
越北停战情景.....	戴 煌	36
和平来到了越南		
在执行停战协定的日子里.....	张 结	44
历史性的突破		
亚非会议日记.....	李慎之	52
莱蒙湖畔		
“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散记	穆广仁	88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日子.....	叶志雄	99
最长的马拉松会谈		
越美巴黎和谈追忆.....	王怀智	112
南北对话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采访记.....	王怀智	123
呼唤国际经济新秩序		
联合国第四届贸发会议印象记.....	冯建伟	132

认识非洲

- 重大国际首脑会议杂记…………… 欧玉成 139
- 被掩盖的分歧
- 七国首脑威尼斯会议内外…………… 姚 云 148
- “莫名其妙的滑稽剧”
- 1980 年美国总统预选纪实 …………… 于恩光 151
- 南北首脑聚坎昆
- 国际合作和发展会议纪事…………… 李颖惠 157
- “秋季熔炉”
- “北约”军事演习采访记 …………… 陆亨俊 170
- 南部非洲风云始变
- 恩科马蒂签约采访随笔…………… 关云秋 183
- 给人插上腾飞的翅膀
- 筑波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巡礼…………… 祝寿臣 188
- 从一个山镇起步的和平
- 中美洲元首会议采访记…………… 许必华 193
- 哈拉雷风波
- 第八届不结盟国家会议见闻…………… 姚 云 203
- 波兰红星的陨落
- 瓦文萨上台始末…………… 文有仁 210
- “为了 21 世纪的创造”
- 忆“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论坛”…………… 张可喜 225
- 黄色凹地升起蘑菇云
- 苏联销毁中短程导弹目击记…………… 王宪举 233
- 跨过“三八线”
- 朝鲜总理踏上去汉城之路…………… 黎能清 239
- 追寻时代的轨迹
- 我们所目睹的欧洲格局演变进程 …………… 郑焕清 郑霜涛 247

“火炉城市”开大会

采访西方七国首脑休斯顿会议散记…………… 吴 晋 254

“超越遏制”与“和平瓦解”

布什上台后的两次美苏最高级会晤…………… 怀成波 261

我当了回历史的见证人

中东和会采访记…………… 于大波 271

外交中的一根“大棒”

世界人权会议内幕…………… 张征东 288

奥运争夺战

在阿卡普尔科的角逐…………… 富显成 305

自治伊始

踏访新生的巴勒斯坦自治区…………… 刘 顺 310

海湾王爷

第 16 次海湾国家首脑会议见闻…………… 焦燕生 陈文如 319

三上山国

美洲地区性首脑会议见闻…………… 王权富 324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美俄首脑会晤拍摄记…………… 赵长春 337

跨越大洋走向世界

随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出访美洲四国…………… 查春明 345

震动世界的羊

克隆羊多利采访记…………… 姜 岩 363

“人民的王妃”

戴安娜逝世的前前后后…………… 姜 岩 376

和平协商终成佳局 ❖

朝鲜停战谈判的前前后后

徐 楚

协定签成万众欢

朝鲜停战协定 1953 年 7 月 27 日 10 时 10 分由朝中方面与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在开城板门店签字厅签字了。

这个协定的签字，让全世界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朝鲜、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欢欣鼓舞，庆祝这个协定。当天，在人们的欢庆停战声中，我站在开城市中心的南大门楼台上，凝视那些在晴空中飘扬着的无数面朝鲜壮丽的国旗和成千上万载歌载舞的开城人民，心潮澎湃。

这个协定的签定，是战争与和平力量较量的结果，是通过和平协商停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成功例证。

这个协定的签定，标志着不可一世的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顶巅走向下坡路的开始。“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凯·哈里逊在签字后说：“在执行我国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协定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这个协定的签定，把开城推向举世瞩目的政治舞台中心；使板门店再一次成为牵动世界的“神经”。在 20 世纪 50 年代里，这个饱经风霜的古城，从松岳山到板门店，从开战到停战，先后

两次发出震动世界的新闻。

开城，又名松都，是公元918—1392年高丽王朝的古都。在这个光荣的英雄城，有首先燃起朝鲜战争烈火的松岳山，有第一次迫使美国侵略者坐下来谈判的来凤庄，有向全世界宣告美国侵略失败的正义法庭——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室，有将永远象征和平和正义力量的一个伟大的胜利纪念碑——停战签字厅，有可供人们瞻仰和回忆的斗智讲台——板门店新会场区，有以划分南北间两个不同世界的著名的板门板，有用英雄们的鲜血和钢铁般的胸膛捍卫了千万个人和平生活而被誉为“开城卫兵”的进凤山——开城的南方门户和屏障。

这个协定的签定，使满天战云、遍地硝烟的朝鲜半岛变得天空晴朗，大地欢腾。尽管现在“朝鲜和平协定”尚未缔结，朝鲜仍处于“战争状态”，小“冲突”依然不断，但是从协定签字到现在的45年来，朝鲜半岛的局势是稳定的。

板门店签字厅建造在军事分界线上。分界线沿着签字桌的中心把双方代表分隔在两边。这座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签字大厅呈凸字形，下面朝南，凸字形的突出部分位于北方。它是一夜之间奇迹般地矗立在板门店大地上的——由100多位中国工人在开城夜以继日地赶制配件，而后从7月26日晚开始，通宵达旦地在板门店搭建而成。签字大厅由朝中方面负责安排和建筑，是根据1951年10月23日双方的协议规定而进行的。

在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双方代表团有关的设置和用品都是对称和平等的。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桌在大厅正中——向北并列着的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中间是一张放置着双方签字文本的方桌，桌上都铺着绿色台呢。西边会议桌上立着朝鲜国旗，西侧的长条木凳是朝中方面的席位；东部的会议桌上立着联合国旗，“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席位在东侧长条木凳上；北面凸出部分是双方记者活动区域。方桌上摆着的协定及附件文本，有朝、

中、英 18 本，其中朝中方面准备的 9 本用深棕色皮面装帧，美方准备的 9 本封面是蓝色的，上面印着联合国徽记。在正式签字后，双方各保存一份朝、中、英文 3 种文本，另一份由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

10 时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各自准备的 9 本协定上签字，之后各方助签人员交换文本，继续签。

随后根据规定，由助签人员把这 9 本停战协定交己方司令官签字。同一天，“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于汶山的帐篷、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首相府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第二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也于开城在协定上签了字。

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在双方代表签字前夕，朝中方面向美方建议，在签定停战协定时，为了安全起见，双方的司令官最好不到现场签字，改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向各自的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这个建议得到了美方的赞同。7 月 26 日，即协定签字的前一天，朝中代表团的驻地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可是朝中代表团不在谈判大厅公开出现的主要负责人李克农却眉头紧皱。他认为，李承晚是坚决反对停战的，他之所以接受停战主要是在朝中军队的打击下被迫的。他会不会甘心？会不会在签字时进行破坏？甚至不惜一切再次挑起中美双方之战？比如说袭击双方的司令官？在签定协定时，我们可以拒绝李承晚的人进入签字厅，但是不能完全拒绝一些人如记者进入会场。因此，李克农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一想法，并得到批准。在与朝方取得一致意见后提出了上面讲到的建议。

在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定后，双方司令官都感慨万千。克拉克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把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彭德怀也说：“我在签字时心中想，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

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似有些可惜。但是，实现和平，这对人民来说，是高兴的。”他的这番讲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但是，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是历经了无数艰辛和波折的，是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之中得来的。签字当天，我从开城用电讯经新华社向人民日报发了长篇通讯《开城的记忆》，说的就是这个艰难的过程。

战争促进和平诞生 和平召唤战争停止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开始。这个日子的到来，是由朝鲜战场上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和平协商的进程反映了双方军事力量消长变化的过程。谈判桌上的僵持，实际上是军事战局的僵持；战火纷飞的前线打得激烈，会场上也必然争吵得火热。

停战谈判开始前的朝鲜战场的态势是：1951年1月10日金日成来到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会谈，邓华、洪学智及柴军武（即柴成文）参加。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现状，并对敌情进行分析：西线志愿军6个军，东线3个军，总共减员9.1万人。现运输困难，粮弹、棉衣、被毯运不上来，战士体力削弱，极需补充休整，改善运输条件，以利再战。现敌军兵力尚有20余万人，已在平泽、安城、堤川、宁越、三陟等线布防就绪。

这就是说，中朝方面要想用武力把美国侵略军赶出朝鲜，那是困难的。当时美方也有数以万计的人命归黄泉。还有，美国主要对手是苏联，要坚持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如果把朝鲜战争继续打下去，乃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同中国全面大打，那就会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1951年5月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证词时所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

场错误的战争。”

这就决定，双方必须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不管美方还是我方都要经过内部协调，才能统一认识。

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台和韩国总统李承晚的绝望叫嚣和破坏，是美方的例子。1951年3月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受英国首相艾德礼的劝告，指示国务院拟出一项呼吁停战的声明。3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项声明预先向麦克阿瑟打了招呼。麦克阿瑟看到总统准备发表的声明，未经请示就于3月24日发表了阐述他个人主张的声明：“我以军事指挥官的权限，准备随时同敌军司令官在战场上会晤，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军事途径。”“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英、法等国见了这声明，当即电质美国政府，杜鲁门为此十分恼怒。他无法容忍这位将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抗拒和破坏他的决策，于是立即召集哈里逊、艾奇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讨论如何处理麦克阿瑟的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应撤消麦克阿瑟的职务。4天后，杜鲁门将麦撤职，由李奇微将军接任，并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为第8集团军司令。

李承晚一再反对和谈并破坏和谈，也受到了抑制。

我方也曾有过这样的风波。1951年1月11日，彭德怀和邓华与金日成和朴宪永会谈时，朴宪永根据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那夫的观点，首先提出志愿军不应休整，如志愿军继续南进，美军就肯定退出朝鲜。彭德怀用当前敌军兵力部署和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回应了他的速胜观点，坚持志愿军必休整两个月，才能对敌军发起攻势。由于认识不一致，双方出现分歧。而在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转来菲利波夫自莫斯科来电：“菲利波

夫同志认为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1951年1月9日，毛泽东又转来菲利波夫来电：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可否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让朝鲜人民军追击。这次中朝会谈中对菲利波夫来电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彭德怀也反复说明不能南进的理由后，金日成和朴宪永都同意志愿军暂不向南进攻。

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拜访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人雅各布·马立克，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中心是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会谈后各自报告给自己的政府。这个谈话传到了北京。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认为如能以“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中朝不宜拒绝。

6月23日，马立克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广播讲话，在讲话最后部分号召结束朝鲜战争。当天，美国国务院对此作出反应，“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乐于发挥我们的作用结束敌对行动”。接着，6月25日、7月3日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表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它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合理的。于是，杜鲁门6月25日在田纳西州发表政策性演说时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指示，要他在30日经广播电台向“朝鲜共军司令”建议，双方代表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复电，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美方代表会晤，会晤地点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此后还有多次电文往返，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为谈判地

点，正式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8日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有一面白色旗帜。

朝中方面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志愿军方面由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任代表，人民军方面由李相朝和张平山为代表。对方首席代表是美军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代表有奥尔林·勃克、劳伦斯·克雷奇、亨利·雷治和南朝鲜第1军军团长白善焯。

此时，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电示精神发出指示：“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李奇微也向“联合国军”下达指示，要部队注意不要松懈战斗意志，在战场务必继续保持斗志。

停战谈判于7月10日在来凤庄一位富有家庭的宅第举行。到由我方控制的开城来谈判，对美方是很有“刺激”的。据乔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心情很不平静。美国作为战后的第一号强国，在战场上却不能打赢“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这种事情的本身就在心理上给了他及其助手们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后来，美方寻找种种借口，终于把会场搬迁到板门店。

“李乔对李乔”的弈阵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时，如前所说，美方谈判的首席代表是海军中将特纳·乔埃；中朝方面谈判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的南日大将。但是从谈判一开始，美方就感觉到，真正的谈判对手并不在谈判桌上。他们这个分析是对的。

当时中朝方面的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和后方三线。第一线是军队代表，人民军方面的南日和志愿军方面的邓华、解方等。第二线是当时中国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他负责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和对谈判提出具体方案。第三线

是坐镇指挥的李克农。

李克农，安徽省巢县人。早年在中央机关工作，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在争取张学良将军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乔冠华原名乔木，是一位著名的才子、外交家和新闻界前辈。他跟另一位“乔木”——胡乔木，都是江苏省盐城市人。过去人称他们为“南乔木”、“北乔木”，因为一个在香港工作，一个在延安工作，并且都以“乔木”为名撰写文章，文笔犀利，脍炙人口。

美方也是以“李乔”为首，不过一个在幕后指挥，一个在前方作战。所以人称朝鲜停战谈判是“李乔对李乔”的弈阵。谈判开始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由美国军方出面进行谈判，并由国务院、国防部组织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关于谈判的目标、内容和做法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是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马歇尔将军和接替麦克阿瑟职务的李奇微（后为克拉克接任）审阅，并经李奇微修改后再送杜鲁门签发的。

李奇微于1951年6月30日下午指定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为首席代表（后为哈里逊接任）。乔埃和远东空军司令以及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等人又推荐一些人为代表。这些代表和谈判班子的“智囊团”成员都经李奇微批准。谈判进程中的美方决策人是李奇微和乔埃。

实践证明，朝中两国共同抗美，无论在军事斗争还是外交斗争中，统一指挥极为重要。早在1950年11月11日彭德怀便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到关于曾向金日成提出中朝两军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问题。他认为，现在迫切需要统一指挥。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柯夫来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与

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商谈当时作战方针问题。史蒂柯夫在会上也主张朝中两军应统一指挥。他说，中国党过去已消灭了强大的敌人，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有任何怀疑。但是会谈对金日成、史蒂柯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和朝中两军统一指挥问题并未达成协议。

后来，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金日成首相于同年12月6日到大榆洞，与彭德怀会谈组成中朝联军司令部和联司领导干部配备问题，并达成协议，确定联军司令员兼政委为彭德怀，副司令为金雄，副政委为朴一禹。这对中朝军队联合作战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由于有了军事斗争的经验，商谈开城停战谈判的统一指挥问题，就非常顺利。

在停战谈判的头一天晚上10时，李克农就在开城召开了所有中朝同志出席的会议，就朝鲜停战谈判前全局性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说，谈判也是“打仗”，是打“文仗”而不是打“武仗”。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会场的情况同战场一样，一旦打响，就会千变万化。作为谈判代表，中途回来不方便，但要是有人随时回来通通气。没有把握的时候，宁肯休会商量一下，也不要急。对我们的同志，不必担心谁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

仅在谈判的程序问题上，美方就无理纠缠了63天。李克农认为，美方的这一作法，实际上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又想谈。想谈——是从朝鲜的格局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化和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来看，不谈不行；想打——是美国自恃还有装备和技术的优势，所以在战场上还想多占一些地方。

这场停战谈判，是一场有重大意义的谈判，也是一场没有争辩意义，却有高度斗争艺术的谈判。有时，双方在宣布开会的同时即宣布散会，“明日继续谈判”；这确是古今中外极少有过的

“短暂”的谈判。有时，双方在宣布开会后，便以沉默代替了争辩，沉默则意味着决不让步，决不妥协。双方代表眼含怒光，互相对视着；这又是一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忍耐力、克制力的对抗。有一次，双方对视了两个小时后，美方代表的目光转移了，中朝代表的目光也透出了焦灼。在会场上“沉默”时，坐在离会场仅百米之远的“工作队前指”的李克农，向离开会场前来向他汇报的柴成文写了一张纸条：“坐下去！”当这一纸条传遍每一位中朝谈判代表时，他们的精神莫不为之一振，挺直了腰板，目光中露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132分钟过去了，美方代表终于忍耐不住，“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这也是古今中外极少有过的“沉默”的谈判！

李克农曾不止一次地向中朝代表团的同志们说，尽管朝鲜停战谈判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基础，但是这次谈判不可能那么容易，只能是边谈边打。但是，“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正因为这样，这次谈判被称为“战争史上最艰难的谈判之一”。

这里有个趣事：李克农曾请南日为他的小孙子起个名字，南日说：“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样？”李克农当即同意。此事传到北京他的家中，家人盼望谈判成功，朝战结束，他早日凯旋。于是他又把“开”改成“凯”——凯城！

乔冠华在谈判中也是功勋卓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通过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敌对美国记者进行又联合又分化的斗争，导演出一幕幕精彩而成功的活剧来。

李克农和乔冠华是根据毛泽东主席这一讲话精神进行决策的：“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让炮弹炸弹子弹去辩论吧！”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个边谈边打、谈谈停停的谈判。1951年10月10日，在板门店北空旷的野地里搭起了一顶绿色帆布帐篷——双方联络官在这个帐篷里首次开会。从在来凤庄开始谈判算起，用了44天时间，开了32次代表团大会和小组会，除达成了一个5项议程协议和讨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由于美方破坏而中断了63天的谈判在把会址自开城移到板门店后终于又复会了——10月25日，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分别从汶山和开城出发，几乎同时到达板门店新址。

这时，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都有调整：我方以边章五代替邓华，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李亨根接替了白善焯。

议程讨论中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一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而撤退外国军队应否列入议程是争论的焦点。几经周折，双方达成一个谈判议程协议。可是一进入第2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讨论就僵住了。

其实，僵持下去对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美国并不利。后来，美方代表忍不住叫嚷道：“让炮弹、炸弹、子弹去辩论吧！”于是，在谈判桌上谈判的同时，战场上的“辩论”也十分激烈。美军在“空中封锁战役”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配合下，对中朝军队发动了大规模“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其结果是，“联合国军”以16万人的代价，一共只占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布莱德雷悲观地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李奇微也承认：“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我们手中这点有限的兵力能

够赢得什么全面的胜利。”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呼吁：美国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

朝鲜战场形势在志愿军发起的第5次战役后，本已形成了僵持的局面，战线大幅度改变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所以中朝军队取消了第6次战役的打算，而李奇微却要施展他的“才华”，硬要打出威风来。这就无怪乎他以7.8万人伤亡的代价才前进2至8公里了。

但是，处于反击美方叫嚣前线的开城地区军民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战斗频繁而志愿军英雄辈出而驰名的砂川河，曾经被炮火炸焦而英雄阵地屹立未动的“红山包”，都为开城留下万世光辉的记忆。那两座安眠着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人民幸福的无数英雄们的忠魂的人民军和志愿军烈士墓，那一座埋葬着因忠实捍卫和平而被敌人夺去生命的姚庆祥白骨的和平战士墓，都年年代代为开城人民所凭吊。就是这些数不尽的英雄土地和神话般的英雄业绩，才使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开城古迹没有被敌人的炸弹、烈火和铁蹄毁灭。

就在和谈会场上依然僵持之际，会场外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对方飞机轰炸了开城中立区；8月19日还枪杀了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我方曾设灵堂为姚庆祥举行追悼会。在灵堂两侧众多的挽联中，有这样一幅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这是乔冠华拟就的。

在此期间，乔冠华还曾给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以诗为信的函件，内称：“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此时，李克农与中朝代表团成员商议后认为，虽然双方早已大致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但是双方的实际接触线只是大体与

三八线相符。从实际接触线来看，当时美方在三八线以北占地大些，但多是山区，人口少，交通不便，而中朝军队所占的三八线以南的地区多是平原交通发达，人口多，还产高丽参，又拥有古都开城，政治影响大。因此李克农在请示中共中央后提出：从全面衡量来看，双方利弊大体相宜。建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这一新建议由中朝方面代表提出后，美方已越来越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于是也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无理要求。11月27日，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我在《开城的记忆》中写道：只在美方要求我撤出开城地区和发动“争辩战”后的一个月中，英勇的朝中人民部队便把敌人全部驱逐到砂川河以东和汉江以南，使阵地大大向南推进了，形成西起礼成江，东至板门店，沿汉江北岸、砂川河西岸绵长50公里的新的阵线。如果再和板门店以东我军阵地连在一起看，过去敌我平行的阵地现在变成“V”字形了。也就是说，在敌人的从汶山至板门店的走廊及其附近的两旁都是我军阵地了。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的《漫长的战斗》一书中说：“400万生灵命归黄泉，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仍一如3年前，只有某些地方略有变动，54246名美国军人白白地送掉了性命。”

他们把战俘当“筹码”

谈判中第二个大问题是战俘问题。1951年12月，双方开始讨论战俘问题。一系列事实表明，美方是把战俘问题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对我方发动“进攻”的。11月14日，美军第8集团军军法处处长、总律师詹姆斯·汉弗莱上校在釜山召集韩国当地记者，发布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消息”：美国揭露共产党在朝鲜残杀5500名美军战俘。两天后，死亡人数上